高考之外 （三等奖）

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高二（3）班 黄可铭

枫叶标本。一只空的玻璃缸。三两只黑色水性笔。

高考之外，这便是全部了。

她抬手，将那一席窗帘尽数扯去，阳光像跛脚的猫，拖拽着绿油油的影子，一跳一跳趔趄地跌了进来，恰好撞在那只玻璃缸上，将均匀的玻璃质层打散，似乎还有轻盈如细纱的扇形红尾在绿莹莹的水草间摇曳的影子，一圈一圈如静止的涟漪般拓散开来。

而玻璃缸旁边的那碟标本，也算是陪伴她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初中一次科学课上老师要求做标本，她挑了一片红枫，虽然做得不是很精致，但她当时真的是用心地将枫叶每一处叶肉都认认真真地筛干净了。现在还能看见标本上枫骨清晰的条纹。

“方枳，赶紧出来啦。”母亲正将她最后一摞书捆起来，准备卖掉。有时，事情就是这么可笑。努力了三年，那些曾经珍视如宝的书籍、辅导书、宝典，最后都化为废品，与被压成扁平的瓶瓶罐罐一起送进废品回收站。

她应了一声，却始终挪不开脚步。

标本，也该扔了吧。

连同那些不复使用的书。

三年了。再怎么悠长的时间，都不过是午后氤氲的一层凉薄的雾气，一点，即散。

说实在，她应当是满足的。为自己苦读圣贤书的三年，为自己日日挑灯夜战的三年，为自己日复一日忙碌而不知疲倦的三年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命地学的呢？

她也曾是个顽劣的小孩，会跟朋友翻墙逃学去看泰勒的演出；会用资料费偷偷买指甲油，将脚趾甲都涂成血染的红色；会一个人站在大街上戴着耳机疯疯癫癫地又唱又笑……而究竟改变她的是什么呢？或许是那张离婚协议书，或许是母亲的不闻不问，或许只是父亲那恨铁不成钢的失望的眼神。

那天她一样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，家里异常安静，她推开门，母亲没有在摆弄她那满桌装着化妆水的瓶瓶罐罐，父亲没有坐在沙发上看新闻，或是站在阳台与客户争论，他们异常和谐地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摊着一纸离婚协议书。她是该明白的。她早该明白，从开始他们的争执、打架，到后来，父亲干脆日夜留在公司不回家，母亲也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门，喝得醉醺醺地才被人送回来。

沉默。

“看你生的好女儿。”坐在桌前一脸冰冷的男人开口了。方枳看着那张许久未见的脸，只是再次见面那双眼睛渗出的寒光足以让她哑口无声，冰冷的，陌生的，还有厌恶，鄙夷。自始至终，母亲抬过一次眼，只是事不关己似的研究着那张纸上的字，末了，说一句，“你到底签不签啊？”

终究，方枳没有开口，只是伸手将那白纸黑字拾起，撕纸的声音如同嘶哑的喉咙在垂死挣扎的呜咽，一片一片雪花般残碎在地上。然后，转身，离开。

或许说逃走更合适，像个偷了东西的贼，慌张逃离。门被狠狠甩上，像发泄，声音震耳而疼痛。发泄什么呢？她的愤怒，震惊，或是悲哀？她是该谴责他们的不负责任，将家庭视若轻描淡写，还是该控诉他们的狠心，忍心抛弃他们的亲身骨肉。然而，都不是，对于她的离家出走，他们两个人并不关心。她早就是被遗弃的了，是他们将她丢弃，还是她自己离开，结果都一样。她又谈何资格去对他们判刑？

离婚后，方枳看着他们各奔东西，而她则像个甩不掉的累赘，惹人心烦地挂在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背后，既然割不去，便放任自流。而升入高中，繁重的学业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她内心的伤口，似乎只有通过那光鲜亮丽的成绩，才能找到她的存在感，而不仅是一个多余的累赘。对于控制不了的家庭与感情，也仅有这些嚼不烂煮不碎的文字能让她聊以慰籍。有时，方枳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嗜毒一般，开始只是排遣自己的无力，后来竟渐渐成瘾，开始只是因为看书能忘却伤痛，后来竟也习惯了在翻页、记诵中度过的日子。

而高考，成了她苟且偷生的理由。因为高考能让她逃离这座城市，高考能让她忘却苦痛。

后来，她遇见了杨子。一个比她大一届的男生，一个笑起来跟他身上穿着的白色衬衫一样干净的男生。杨子并不认识她，只是一次偶然，杨子在走廊撞翻了方枳的书，他轻声柔和地道歉，带着歉意的笑容似暖阳，更似清流，在一瞬间打动了她。

她想，她大概是喜欢他的吧，在这日复一日渐渐干涸的时光里。不然，她也不会每个课间都借着打水的理由经过他的班级门口；不然，她也不会早晨站在走廊上背书的时候，不时低头去看篮球场上他白色的身影；不然，她也不会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上翻找他的名字，把他看过的每一本书都读一遍；不然，她也不会得知他录取的大学后，开始发奋学习，只为了能跟他一起进入同一所大学；不然，……

高考，成了她追寻的借口。因为，杨子很优秀。每次老师在给学生敲警钟，强调高考的重要性时，方枳的脑海中总会浮现那个笑容干净的男孩，杨子在等她，只有高考，能让她离杨子更近一点。

再后来呢，再后来，当之前的痛苦、热忱、甜蜜、渴望都渐渐退却，各种各样崭新的理由又林立而起，方枳发现，自己似乎很喜欢为自己的高考找借口，用各种漂亮的理由装饰点缀，然后成为动力，不断地鞭策着促使她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一步一步地逼近了高中三年的终点。

而现在，三年，高考只一瞬，那些编制的漂亮的理由，或借口，或谎言，在高考结束的一瞬，都“哗啦啦”落了一地光辉，只剩下一个劫后重生的自己。方枳觉得自己就像桌上的枫叶标本一样，褪去红色的叶与肉，存留至今的依旧是那最真实的枝骨。

“方枳，怎么还不出来？”母亲又叫道，有点不耐烦了。

知道了。她应道。

她将标本重新放回桌上。留着吧，或许还能带去大学。

青春，似画在绢上的河流，这三年的青山绿水，无论再怎么刻苦铭心，再怎么废寝忘食，也只能渐次铺开再渐次收起，成为昨日。

高考并非全部，生活亦不是，至少，还有那些用心编制的漂亮的理由，至少还有我们投入其中的真真切切的感情，至少，还有我们自己。其实我们不需要逼迫自己去证明，这一切的意义与价值。

高考之外，还有自己，一直都是。